
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

象上傳

本義 象者。卦之上下兩象。及兩象之六爻。周公所繫之辭也。

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彊不息。

本義 天乾卦之象也。凡重卦皆取重義。此獨不然者。天一而已。但言天行。則見其一日一周。而明日又一周。若重複之象。非至健不能也。君子法之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。則自彊而不息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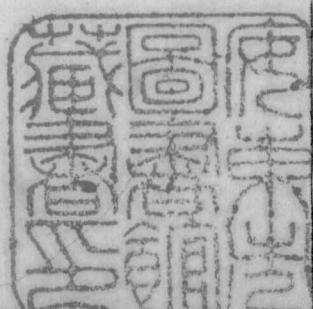
翟傳

卦下象。解

一卦之象。爻下象。解一爻之象。諸卦皆取象以爲法。乾道。覆育之象至大。非聖人莫能體。欲人皆可取法也。故取其行健而已。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。君子以自彊不息。法天行之健也。

集說

游氏酢曰。至誠無息。天行



健也。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。未能無息而不息者。君子之自彊也。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。○朱子語類云。乾重卦上下皆乾。不可言兩天。昨日行。一天也。今日又行。亦一天也。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。有重天之象。此所以爲天行健。坤重卦上下皆坤。不可言兩地。地平則不見其順。必其高下層層。有重地之象。此所以爲地勢坤。○問天運不息。君子以自彊不息。曰。非是說天運不息。自理常行。而周流不息矣。又曰。天運不息。非特四時爲然。自雖一日一時。頃刻之間。其運未嘗息也。○胡氏炳文曰。上經四卦。乾曰天行。坤曰地勢。坎曰水洩至。離曰明兩作。先體而後用也。下經四卦。震曰洩雷。艮曰兼山。巽曰隨風。兌曰麗澤。先用而後體也。乾坤不言重。異於六子也。稱健不稱乾。異於坤也。○蔡氏清曰。孔子於釋卦名。卦辭之後。而復加之以大象者。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。而聖人胷中義理無窮。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。

自君子自彊不息至慎辨物居方。皆聖人之蘊。因卦以發者也。○林氏希元曰。夫子贊易。旣釋卦名卦辭。而有象傳文言。諸作矣。見得易理無窮。又合二體之象。作傳以發明之。○何氏楷曰。健而無息。之謂乾。中庸言至誠無息者。通之於天也。自彊言不息。不言無息。學之爲法。天事耳。始於不息。終於無息。故中庸於無息之下文。而推原之。曰不息則久。自彊之法。

何如。曰主敬。君子莊敬日強。

案象傳釋名。或舉卦象。或舉卦德。或舉卦體。大象傳則專取兩象以立義。而德體不與焉。又象下之辭。其於人事所以效動趨時者。旣各有所指矣。象傳所謂先王大人事。后君子之事。固多與象義相發明者。亦有自立一義。而出於象傳之外者。其故何也。曰。彖辭爻辭之傳。專釋文周之書。大象之傳。則所以示人讀伏羲之易之凡也。蓋如卦體之定尊卑。分比應。條例詳密。疑皆至文王而始備。伏羲畫卦之初。但如說卦。所謂天地山澤雷風水。

火之象而已。因而重之。亦但如說卦所謂八卦相錯者而已。其象則無所不像。其義則無所不包。故推以制器。則有如繫傳之所陳。施之卜筮。亦無往不可以類物情而該事理也。夫子見其如此。是故象則本乎義。名則因乎周。義則斷以已。若曰。先聖立象以盡意。而意無窮也。後聖繫辭以盡言。而言難盡也。存乎學者之神而明之而已矣。此義既立。然後學者知有伏羲之書。知有伏羲之書。然後可以讀文王之書。此夫子傳大象之意也。

潛龍勿用。陽在下也。

本義

陽謂九。

程傳

陽氣在下。君子

集說

胡氏炳文曰。夫

下謂潛。

處微未可用也。

子於乾坤初爻。

揭陰陽二字。以明易之大義。乾初曰陽在下。坤初曰陰始凝。扶陽抑陰之意。已見於言辭之表。

見龍在田。德施普也。

程傳

見於地上。德化及物。其施已普也。

集說

陸氏希聲曰。陽氣見於田。則生植利於民。聖人見於

世。則教化漸於物。故曰德施普也。○梁氏寅曰。德施普。正孟子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。所謂德施。豈必博施濟衆。乃謂之施乎。蓋聞其風而興起者。無非其德之施也。

終日乾乾。反復道也。

本義

反復重複。踐行之意。

程傳

進退動息。

集說

項氏安世曰。三以必以道也。

集說

自脩。故曰反復。四

以自試。故曰進退。

或躍在淵。進无咎也。

本義

可以進而不必進也。

程傳

量可而進。適其時則无咎也。

集說

石氏介曰。進无咎也。一句。

是承或躍在淵言。非決其疑也。蓋曰如此而進。斯无咎耳。

飛龍在天。大人造也。

本義

造猶作也。

程傳

大人之爲聖人之事也。

集說

徐氏幾曰。大人造者。聖人作也。龍以飛而

在天。猶大人以作而居位。大人釋龍字。造釋飛字。

亢龍有悔。盈不可久也。

程傳

盈則變。有悔也。

集說

谷氏家杰曰。亢不徒以時勢言。處之者與時勢俱亢。方謂之盈。不可二字。

聖人深爲處盈者致戒。

用九。天德不可爲首也。

本義

此。

程傳

用九。天德也。天德陽剛。

集說

谷氏家杰曰。一歲

言陽剛不可爲物先。故六陽皆變而吉。○天行以下。先儒謂之大象。潛龍以下。先儒謂之小象。後放復用剛而好先。則過矣。

首春。

一月首朔。似

有首矣。然春卽臘之底。朔卽晦之極。渾渾全全。要之莫知所終。引之烏有其始。更無可爲首也。用九者。全體天德。循環不已。聖人之御天者此也。

案

此不可爲首。與不可爲典要語勢相似。非戒辭也。若言恐用剛之太過。不可爲先。則天德兩字。是至純至粹。無以復加之稱。非若剛柔仁義倚於一偏者之謂。尚恐其用之太過。而不可爲先。則非所以爲天德矣。程子嘗曰。動靜無端。陰陽無始。蓋卽不可爲首之義。如所謂不可端倪。不可方物。亦此意也。

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

本義

地坤之象亦一而已。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。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。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。

程傳

坤道之大猶乾也。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。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。君子觀坤

厚之象以深厚

集說

朱子語類云。高下相因只是順然之德容載庶物。

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。則傾陷了不能

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。高下只管相因。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。君子體之。惟至厚爲能載物。○林氏希

元曰。地勢坤。言地勢順也。於此就見其厚。故君子以厚德載物。蓋坤之象爲地。重之又得坤焉。則是地之形勢。

高下相因。頓伏相仍。地勢之順。亦惟其厚耳。不厚。則高下相因便傾陷了。安得如此之順。惟其厚故能無不持

載。故君子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。夫天下之物多矣。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。羣黎百姓。倚我以爲安。鳥獸昆蟲草木。亦倚我以爲命。使褊心涼德。其

何以濟。而天下之望於我者亦孤矣。

履霜堅冰。陰始凝也。馴致其道。至堅冰也。

本義

按魏志作初六履霜。今當從之。馴順習也。

程傳

陰始凝而爲霜。漸盛則

至於堅冰。小人雖微長

則漸

至於盛。故戒於初。馴。謂

習。習而至於盛。習因循也。

集說

孔氏穎達曰。馴猶狎

言順其陰柔之道。習而不已。乃至堅冰也。於履霜而逆

以堅冰爲戒。所以防漸慮微。慎終於始。

○丘氏富國曰。乾初九。小象釋之。以陽在下。坤初六。小象釋之。以陰始

凝。聖人欲明九六之爲陰陽。故於乾坤之初畫言之。

○胡氏炳文曰。上六曰。其道窮也。由初六順習其道。以至

於窮耳。兩其道字具載始末。經曰。堅冰至。要其終也。傳

曰。至堅冰。原其始也。

六二之動。直以方也。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。

程傳

集

承天而動。直以方耳。直方則大矣。直方之義。其大無窮。地道光顯。其功順成。豈習而後利哉。說王氏安石曰。六二之動者。六二之德。動而後可見也。所謂盡地之道者。莫二若也。故曰地道光也。○項氏安世曰。乾以九五爲主爻。坤以六二爲主爻。蓋二卦之中。惟此二爻。旣中且正。又五在天爻。二在地爻。正合乾坤之本位也。乾主九五。故於五言乾之大用。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。坤主六二。故於二言坤之大用。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。六二之直。卽至柔而動剛也。六二之方。卽至靜而德方也。其大。卽後得主而有常。含萬物而化光也。其不習无不利。卽坤道其順乎。承天而時行也。六二蓋全具坤德者。孔子懼人不曉。六二何由兼有乾直。故解之曰。六二之動。直以方也。言坤動也剛。所以能直也。又解之曰。地道光也。

言地道主六二。猶乾之九五。言乃位乎天德也。○蔡氏清曰。地道是直方。地道之光。是直方而大處。直方而大。卽便不習。无不利。○葉氏爾瞻曰。直以方。看一以字。六二之動方矣。然由其存乎內者直。是以見乎外者方也。

含章可貞。以時發也。或從王事。知光大也。

程傳

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。又從而明之。言爲可常。然義所當爲者。則以時而發。不有其功耳。不失其宜。乃以時也。非含藏終不爲也。含而不爲。不盡忠者也。或從王事。象只舉上句。解義則并及下文。它卦皆然。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。是其知之光大也。唯其知之光大。故能含晦。淺暗之人。有善唯恐人之不知。豈能含章也。○呂氏祖謙曰。傳云。唯其知之光大。故能含晦。此極有意味。尋常人欲含晦者。多只去鋤治。矜。深匿名迹。然逾鋤逾生。逾匿逾露者。蓋不曾去根本。

集說

上理會。自己知未光大。胷中淺狹。纔有一功一善。便無安著處。雖強欲抑遏。終制不住。譬如瓶小水多。雖抑遏固閉。終必泛溢。若瓶大則自不泛溢。都不須閑費力。○王氏申子曰。含非含藏。終不發也。待時而後發也。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。必其知之光大也。淺暗者有善。唯恐人不知。豈能含晦哉。

括囊无咎。慎不害也。

程傳

能慎如此。
則无害也。

黃裳元吉。文在中也。

本義

文在中而
見於外也。

程傳

黃中之文。在中不過也。內
積至美而居下。故爲元吉。

集說

家杰曰。黃裳。是中德之發爲文治也。象又推本於在中。謂文豈由外襲者哉。文德實具於中故也。中具於內。曰

谷氏

黃中。中見於外。曰黃裳。文在中。乃闇然之章。不顯之文也。卽美在其中意。

龍戰于野。其道窮也。

程傳

陰盛至於窮極。則必爭而傷也。

集說

趙氏汝楨曰。乾曰亢龍有悔。窮之災也。坤曰龍戰于野。其

道窮也。乾至上而窮則災。坤至上而窮則戰。戰則不止於悔。

用六永貞以大終也。

本義

初陰後陽。故曰大終。

程傳

陰既貞固不足。則不能永終。故用

乃永貞也。

集說

荀氏爽曰。陽欲无首。陰以大終。

○程氏迥曰。乾以元爲本。所以資始。

坤以貞爲主。所以大

終。

○朱子語類云。陽爲大。陰爲小。陰皆變爲陽。所謂以大終也。言始小而終大也。

○俞氏琰曰。坤體本小。變爲

雲雷屯君子以經綸

本義

坎不言水而言雲者。未通之意。經綸治絲之事。

程

傳 經引之。綸理之也。屯難之世。君子有爲之時也。

集說

坎不云雨而云雲者。雲爲雨而未成者也。未能成雨。

難經緯綸緝。

謂營爲也。

上升畜而未散也。坎在震下爲解。以

雨澤旣沛無所不被也。故雷雨作者。乃所以散屯而雲雷方興。則屯難之始也。

○項氏安世曰。經者立其規模。以象雲之合。

○馮氏椅曰。雲雷方作而未有雨。有屯結

乾則其用大。故曰以大終也。○陸氏振奇曰。元亨利貞。雖乾坤有同德。然乾重元。以元爲統。坤重貞。以貞爲安。○程氏敬承曰。陽之極不爲首。是无首也。陰之極以太終。是无終也。終始循環變化無端。造化之妙固如此。

之象。君子觀象以治世之屯。猶治絲者。旣經之。又綸之。
所以解其結而使就條理也。○吳氏澄曰。君子治世猶
治絲。欲解其紛亂。屯之時。必欲解其鬱結也。

雖磐桓志行正也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。

程傳

賢人在下。時苟未利。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。
然有濟屯之志。與濟屯之用。志在行其正也。九當
屯難之時。以陽而來居陰下。爲以貴下賤之象。方屯之
時。陰柔不能自存。有一剛陽之才。衆所歸從也。更能自
處卑下。所以大得民也。或疑方屯於下。何有貴乎。夫以
剛明之才。而下於陰柔。以能濟屯之才。而下於不能。乃
以貴下賤也。況陽之於陰。自爲貴乎。

集說

王氏弼曰。不可以進。故磐桓也。非爲宴安棄成務也。故雖磐桓。
志行正也。○楊氏萬里曰。磐桓不進。豈真不爲哉。居正
有待。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。故周公言居貞。而孔

子言行正。○王氏申子曰。初磐桓有待者。其志終欲行其正也。況當屯之時。陰柔者不能自存。有一陽剛之才。衆必從之。以爲主。而初又能以貴下賤。大得民心。在上者果能建之。以爲侯。則也可濟矣。故利。○胡氏炳文曰。乾坤初爻。提出陰陽二字。此則以陽爲貴。陰爲賤。陽爲君。陰爲民。陰陽之義益嚴矣。

六二之難。乘剛也。十年乃孚。反常也。

程傳

六二居屯之時。而又乘剛。爲剛陽所逼。是其患難也。至於十年。則難久必通矣。乃得反其常。與正應合也。十數之終也。

卽鹿无虞。以從禽也。君子貞之。往吝窮也。

程傳

事不可而妄動。以從欲也。无虞而卽鹿。以貪禽也。當屯之時。不可動而動。猶无虞而卽鹿。以有從禽。

之。心也。君子則見幾而舍之。

集說

楊氏簡曰。夫无虞而不從。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。

卽鹿者。

心在乎禽爲

禽所蔽。雖无虞猶漫往。不省其不可也。動於利祿。不由道而漫往。求者如之。君子則舍之。往則吝則窮也。○蔡

氏清曰。從字重。是心貪乎禽也。故著以字。所謂禽荒者也。是以身徇物也。

案

象傳有單字成文者。如此爻窮也。

下爻明也。是卽起例處。餘卦放此。

求而往明也。

程傳

知已不足。求賢自輔而後往。可謂明矣。

集說

胡氏暖曰。

居得致之地。已不能而遂已。至暗者也。○**集說**必待人求於已。然後往而應之。非君子性脩智明。其能與於斯乎。○俞氏琰曰。彼求而我往。則其往也。可以爲明矣。如不待其招而往。則是不知去就之義。謂之明可乎。○蔣氏悌生曰。指從九五。凡退下爲來。進上爲往。